

通鑑明紀

卷六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鄉贈知府銜給事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歲  
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子陳瑄督漕運木赴北京

周王權楚王楨蜀王椿等各上議言樞違祖訓謀不軌迹甚著大逆不道

無赦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德二月癸亥廢樞及二子皆爲庶人官

官多失之亦以樞善奏爲長史

坐以同謀置極刑夷其族惟張興以先登不坐卒又

戍長沙有通諭者夏原吉以百口保之得寢丁卯李彬爲征夷將軍鎮交趾

壬申陳珪董建北京鑄繕工印給之並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柳升王通爲珪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參議陳祚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請均州太和山佃戶丁亥交趾始貢土至京師

三月丙申雜犯死罪以下囚輸作北京贖罪丁卯李彬爲征夷將軍鎮交趾

丙午漢王高煦徙封樂安州趣卽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異謀益急皇太子數以書戒不悛

壬子帝北巡發京師皇太子

監國帝親擇侍從臣命右贊善梁潛與楊士奇同輔太子夏四月丁巳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南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

府州縣學諭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蘊悉具於是其以朕意曉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具文也於是古註

疏遂廢不用矣己巳次邾城申禁軍士毋踐民田稼有傷者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

癸未西宮成五月丙

戌至北京交趾人故好亂中官馬麒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卽並起爲亂陸那阮貞

順州黎核潘強與士官同知陳可諭判官阮昭千戶陳惲南靈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一時

並反李彬至破陸那禽貞遣朱廣等討順州及北晝諸寨六月丁酉斬核而反者猶不止

己亥中官張謙使西洋還敗倭寇

於金鄉衛俘數十人至京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敕責讓令悔罪自

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秋八月甲午甌寧人進金丹帝曰此妖人也令自餌之毀其方書

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廟成

帝親製文勒石西洋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刺西王麻哈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刺卜帥其家屬頭目凡三百

四十餘人浮海來朝居二十七日辭歸巴都葛叭哈刺次德州卒於館遣官營葬諡曰恭定留妻子僅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

喪遣歸遣使封其長子都馬舍爲蘇祿國東王冬十月李彬敗交趾賊楊進江斬之

十一月癸酉趙狂爲兵部尚書巡視塞北屯戍軍民利弊

工部侍郎蘭芳卒芳嘗爲吉安知府吉水民詣闈言縣有銀礦遣官覆視芳爲白其誣得寢自奉約布衣蔬食母甚賢芳所治事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惟謹由是爲良吏初陳季擴金吾將軍黎利歸正用爲清化府

徵樂縣巡檢雙雙不得志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李彬遣朱廣討之生禽晏等利道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三月都督僉事劉鑑備邊大同姚廣孝入朝北京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帝臨視者再問所欲言對曰僧溥治繫久願赦之溥治者惠帝主錄僧帝入南京有言惠帝爲僧遁去溥治知狀或言匿溥治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治而命胡濬等物色惠帝久之不可得溥治坐繫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卽命出之廣孝尋卒帝震悼輒視朝二日以僧禮葬房山縣東北追贈榮國公謚恭靖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廣孝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郭敦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馬哈木子脫惟翼封順寧王瓦刺復奉貢四月復代王桂護衛及官屬日本國王遣使隨呂淵等來貢夏五月庚戌重脩太祖實錄成起元至正辛卯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爲書二百五十七卷丁巳胡廣卒廣性凜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嘗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親爲民厲耳帝頗納某言及卒贈禮部尚書益文穆文臣得諡自廣始楊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秋七月己巳敕責陝西諸司比聞所屬歲屢不登致民流莩有司坐視不恤又不以聞其咎安在其速發倉儲振之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官黃欽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構百端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太子令誦交趾立功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譖於帝曰上所誦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梁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曰事豈得由潛榮等不敢言遂坐潛冕以輔導太子有闕下獄或毀冕放恣遂併潛誅之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時宮僚多得罪贊善徐善述亦坐累死少詹事鄒濟積憂得疾太子以善慰曰卿善自攝卽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墮蓬蒿也帝使禮部侍郎胡濬至南京廉察太子事濬密疏誠敬孝謹七事以聞帝意乃釋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并通賄之人罪之徙其家於邊既而日久法弛冬十二月戊子諭法司曰朕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農必去根蕘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贓必論如法辛丑王通馳傳振陝西畿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徐亨備興和開平大同胡濬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三月楚義以父喪歸詔起復之黎利出據可藍柵行劫夏五月丙午李彬遣方政師祐等襲破之獲其將阮箇立等利走老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黃誠擊走之以暑雨

庭師

六月壬午免贍天府去年水災田租 倭數寇海上北抵遼東南訖福建瀕海郡邑多被害劉江度形勢請於金州衛

金線島西北望海壠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戊子瞭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壠上倭三十餘舟至泊馬雄島登岸來攻江依山設伏別道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卻賊入伏中破舉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賊賊走櫻桃園空堡中江開四壁縱之走復分兩路夾擊盡獲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禽八百五十七人自是倭大創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患 秋七月庚

申鄭和還

時文陞反者四起南嘉州千戶陳順慶又安衛百戶陳直誠皆乘機作亂其他范軟起俄樂武貢黃汝典起偈江

儂文歷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吳巨永起善晉鄭公証起同利閩強起善才丁宗老起大滿皆自署官爵殺將吏焚廬舍有楊恭阮多者皆自稱王署其黨章五譚興邦阮嘉爲太師平章與羣寇相倚李彬分遣方政討鄭公証丁宗老朱廣

討譚興邦等都指揮徐諤討陳直誠都指揮王忠討楊恭皆捷八月乂安土知府潘僚爲馬驥所虐遂反

僚季祐子也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戶陳苦等從之塗山寺僧尼五反東潮州自言天降印劍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與范晉吳

中黎行陶承等爲亂勢尤劇彬自將擊破敗之追至玉麻州禽其酋進焚賊柵僚羸老渴又敗玉江中玉脫走追獲之而鄭公

証之黨黎姪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小黃江彬自將追捕至鎮蠻盡縛其眾 九月壬子召劉江至京封爲廣寧伯江

初冒父名至是始更名榮尋遣還鎮 丙辰慶雲見呂震請表賀不許震爲人佞諛傾險累受面斥終不能改初帝巡北京命

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者草奏悉貯南京六科回鑾通奏帝報可及帝再北巡震再請如前制是年帝在北

京偶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恐震前請曰奏章當達行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三間

對如前述以擅留奏章殺給事中李能眾知能冤震莫敢言者 召宋禮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郎代 冬十二月

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

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乙未工部侍郎劉仲廉厥實交趾戶口田賦察軍民利病

黎利數出沒聚眾嘉江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森徐源擊敗之利復遁去 閏月丙子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庚辰擢人材

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蒲臺縣民林三妻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翦紙作人馬相

戰嗣徒眾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沒勢遂燔其黨董彥昇賓鴻等攻下莒卽墨圍安邱二月己酉柳升及都指揮

劉忠將京軍往勦圍賽兒奏賽兒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此宵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卽往據汲道三月辛巳賽兒夜劫官軍單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

賊攻安邱益急知毒張旗亟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合營卽壘眾萬餘人併力以攻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衛青以備倭屯海上間之帥千騎盡夜馳甲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中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己猝之出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戊子山東布政使儲璉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刑部尙書吳中等効升還留且媚功戊戌徵下獄已而釋之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旗撫左右參議刑部郎中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時宋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力爲矜宥夏原吉亦請原宥從者二千餘人人情遂安交趾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往助李彬又降敕責彬曰叛寇播僚黎利車三儂文歷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患民何時得安宜廣爲方略速奏蕩平彬皇恐督諸將追勦祐追僚於老撾以老撾兵迎戰破之慶巴林悉降其眾皆賢之子也夏四月廣寧伯劉榮卒榮爲將常爲軍鋒所向無堅陳馭士卒有紀律恩信嚴明諸款塞者撫卹備至旣卒人咸思之贈侯謚忠武五月壬午朱榮鎮遼東黎利之反也右參政侯保以黃江要害築城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庚寅戰不勝死左參政馮貴禦城於瑰縣亦死貢善撫流亡有土兵二千人驍果善戰數擊賊有功馬驥盡奪之故及六月丙午北京地震秋七月丁亥徐亨備聞平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古麻刺朗國王幹刺義亦奔敦師妻子陪臣來朝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宜御新殿九月己巳遣夏原吉齋叔召皇太子尋又敕皇太孫從行期十二月至北京丁亥詔自明年改京師爲南京北京爲京師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各曹其在南京者別鑄加南京二字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方政敗黎利於老撾十一月戊辰以遷都詔天下青萊二府大饑皇太子過鄒縣命亟發官粟以振十二月甲寅以定都北京並追諭出塞功封郭義爲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會安伯薛斌永順伯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孫至北京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規制悉如南京而壯麗過之又建皇太孫宮於皇城東南十王邸於東安門外及是並成夏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無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是年始設東廠於東安門北令中官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自是中官之勢日重襄城伯李隆雄偉有將略數從北征出奇料敵帝器之旣遷都以南京根本重地命隆留守隆濬之子也十九年春甲子朔帝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沐晨奉安山川諸神主帝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戊寅大赦天下魏國公徐欽來朝遂辭歸帝怒王辰奪爵爲民癸巳鄭和復使西洋幹刺義亦奔敦辭還至福建卒謚曰康靖葬以王禮命其子刺必嗣爲古麻刺朗國

王二月辛丑都督僉事胡原帥師赴海備倭廣東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陽榮麾衛士出圖籍昇東華門外

帝褒之詔羣臣直陳闕失禁與金幼孜陳便宜十事皆報可夏原吉復申前請已詔罷不便於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糧已酉萬壽節以三殿災止賀癸丑建義及禮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王彰等二十六人運行天下安撫軍民義應天諸府觀陝西純四川彰河南終明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彭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義亦鼎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與革數十事奏行之事竣並還朝翰林院侍講兼左中允鄭絅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坐廬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尤官費貪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徵求無藝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太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估計多派半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虛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徒甫定又復驅令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者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偏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許磨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謁者輒肆讒毀勤得罪謹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劄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旁賣鬻子女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間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減錦餉錢造內官買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鬻下賣民牧養蠶桑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漢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瘤恨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官於來朝之後遺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患至宮觀壽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灾事無益以害有益臺財妄費者乎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濶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員以單丁告乞倚耕因而獲罪遭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尙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廉肅拔簡賢才申行薦舉舉吏

襄政者寡罪黜之所以保安宗社無寧之基莫有大於此者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講  
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母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侍讀李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中  
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並下忤帝意抵之地已復取視卒多施行時言者多斥時政且爭言都北京非便主  
事蕭儀言之尤峻帝於是發怒殺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  
多冒言者夏原吉獨奏曰言官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猶以言者爲誹謗下詔嚴禁之五  
月乙丑出給事中柯遷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徐容並爲交趾知州忠政平通清化維桓南滿遷驩州時勉專亦得罪惟錫與  
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免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歷事八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眾始歎服  
庚寅李彬以餽遲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並酌屯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從之 秋七月己巳帝將北征敕朱榮  
領前鋒柳升領中軍陳懋領御前精騎薛斌及恭順伯吳克忠領馬隊鄭亨薛祿領左右哨張輔王通領左右掖克忠本名答  
蘭尤誠之子也 初阿魯台困於瓦刺窮蹙而南思假息塞外帝納而封之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數年生獸畜牧日以  
蕃盛遂拘留朝使部落亦時來窺塞貢使至邊要劫行旅帝諭使戒戢之由是驕蹇不至 八月辛卯晦日有食之 交趾賊  
悉破滅惟黎利深置不能得李彬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母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測帝疑老撾匿賊令彬  
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逐利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楊寶御史戴誠等威天下庫藏逐年出納之數 帝將大舉征  
沙漠命夏原吉呂震方賓吳中等議軍餉皆言宜且休兵養民未奏會帝召寶寶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  
對曰比年師出無功兵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尙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理開平糧儲而中入對如寶言帝益怒丙子召原吉及中並繫內官監以大理丞鄒師顏督署戶部并繫之寶方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語以帝怒寶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寶聞其死益大怒戮其屍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以震兼領  
戶兵部事寢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殺爾十人皆死 辛巳下李時勉於獄 甲申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  
南畿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王彰及刑部侍郎張本分督有司造車挽運期明年二月至宣府 給事中戴綸編  
脩林長懋並侍皇太孫講讀帝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間而事遊畋時  
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 貨刺賈義王  
太平安樂王把禿李羅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備省 壬申豐城侯李彬卒於交趾贈茂國公謚剛毅陳智代彬領交趾事  
黎利爲老撾所逐歸瑰縣官軍進擊其頭目范仰等帥男婦千六百人降利亦願以所部來歸智因而撫之 有告周王構反  
者察之有徵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詞構頓首謝死罪帝憐之不復問撫歸國獻還三護衛 乙巳張信及署兵部尚書李慶  
分督北征軍餉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戶部奏直隸開州諸處民饑帝歎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  
達於朝又必待命下始振之饑死者已不遠矣三月丙寅詔自今遇災先振後聞 乙亥阿魯台大入興和所都指揮王嶽戰  
丁丑帝決策親征皇太子監國戊寅發京師辛巳次雞鳴山阿魯台遁帝進次鵝鷺堡令朱榮以五千騎視敵所向徙興和  
所於宣府衛城 夏四月乙卯次靈州大閱五月乙丑獵於偏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乙酉次開平六月壬辰  
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陣以進癸巳謀報阿魯台兵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大軍搗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耳  
敢攻城哉甲午次陽和谷寇攻萬全者果遁去 南北畿山東數十州縣富雨傷稼 阿魯台聞大軍至懼其母妻皆告之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爲逆於是盡棄其輜重馬畜於濶樂海側與其孥直北走大軍次玉泉沙赤榮帥健士三百人人三馬  
齋二十日糧深入阿魯台已遁秋七月己未發兵焚其輜重收其牛羊馬駝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  
翼也當移師翦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過李陵城聞城中有石碑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帝曰碑有韓桓名異日且啟  
爭端命侍讀王英往擊碎之沈諸河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親征彼必遁顧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頹武耶庚午遇兀  
良哈歟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辛未徇河西捕斬其眾陳懋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餘寇殲  
之山澤中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 是月皇太子免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郡縣水災糧芻共六十一萬有奇 工部尚書  
宋禮卒禮性剛堅下嚴急事易集然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餘財 八月戊戌諸將分道者俱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鄭  
亨將輜重先行陳懋伏隘以待敵來驅伏起亨合兵縱擊敵死過半壬寅鄭亨薛祿守開平 鄭和還 九月壬戌帝至京師  
癸亥以輔導有闕下楊士奇錦衣衛獄旬日釋之 帝之未還也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鶴呂震增也太子以震故宥之  
帝聞之怒以蹇義不匡正丙寅興震並下錦衣衛獄 辛未論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安順伯勞將士  
分四等賜宴楊榮金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貴斌之弟也 冬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十二月辛卯朱榮鎮遼東 閏月戊寅夜乾清宮災 帝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楊榮榮曰陞  
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卯陳智追黎利於車來縣敗之利復逃竄  
令復任未幾呂震亦釋復任 三月庚子御史王愈及刑部錦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憤死  
卽日皆棄市 夏五月癸未免閩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水災田租 帝不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結欽天監官王射成  
及黃儼等謀進毒於帝使內侍楊慶養子造偽詔俟晏薦詔從中下廢太子立趙王高燧有高正者與其謀謀定密告其甥總  
旗王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垂涕諫正正不聽懼謀泄將殺瑜瑜遂詣閣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爲偽詔帝  
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大驚不能言太子力爲之解曰此下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己丑誅賢等升瑞遼海衛千戶貿善之  
子也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遼將言阿魯台將入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復出當先駐塞下待之戊戌柳升遂安伯  
陳瑛領中軍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張輔安平伯李安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陳懋領前鋒庚子復親  
征阿魯台陳瑛志之孫孟瑛善之子李安遠之子也 釋李時勉於獄以楊榮薦復其官 辛丑皇太子監國 壬寅發京師  
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奉帝在軍軍務悉委楊榮晝夜見無時稱楊學士不名也 八月己酉大閱庚申塞黑  
峪長安嶺諸邊險要 胡濱自湖湘還馳謁帝帝已就寢聞樂至急起召入漢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漢未至帝疑惠  
帝蹈海數使鄭和等如西洋至是疑盡釋 先是以頻歲北征乏馬遣官多齎綵帶查器市之失刺思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卽  
遣使貢馬帝喜厚賜之其人遂久留内地不去 丁丑皇太子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 九月戊子次西陽河癸巳聞阿  
魯台爲瓦刺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不進 晉王濟熾旣立益橫暴至進毒弑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熾父子蔬  
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爲所害莫敢言旣恭王宮中老嫗走訴帝乃卽獄中召左微問之盡得濟熾構濟熾狀立命微馳  
召濟熾父子濟熾幽空室已十年或傳微死已久及至一府大驚微入空室釋濟熾父子相抱持大慟濟熾父子謁行在所帝  
見濟熾病憫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予以恭王故連伯灘田 冬十月甲寅次上莊堡陳懋至宿嵬山不見敵變輒  
爲忠勇王命坐列候下轅御前珍羞賜之庚午班師忠騎從數問寇中事眷寵日隆十一月甲寅至京師 是年錫蘭山王來  
朝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効帝曰姑待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諸將請從忠言敕邊將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  
寧寧昌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 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成國公朱勇代于安領左掖金

忠信陳懋領前鋒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監國己酉發京師庚午次隰寧謀報阿魯台走答蘭納木兒河遂趨進師是時帝凡五出塞矣士卒飢凍餓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帝以問羣臣莫敢對惟金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崙玉石俱焚惟陛下留意帝然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崙玉石俱焚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卽命草詔累阿魯台罪惡而宥其所部來降者止勿殺使使招諭之乙酉以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命瘞之道旁親製文祭之丁酉宴羣臣於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後嗣雖在軍旅何敢忘已亥次歲遼州復宴羣臣自製詞五章命中官歌之皇太子令免廣平順德揚州及湖廣河南郡縣水災田租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奏至帝以示楊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六月庚申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癸亥陳懋等引兵抵白卽山以糧盡還帝問羣臣當復進否咸唯見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許之甲子班師命鄭亨等以步卒西會於開平壬申夜南京地震秋七月庚辰勒石於清水源之崖戊子遣呂震以旋師諭太子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戊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庚寅至榆木川大漸遣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辛卯崩年六十五太監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軍在外秘不發喪鎔錫爲椑以斂載以龍輿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輶馳報太子榮幼孜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祚也罪不小雲等皆曰然乃具大行崩月日及遺命傳位意爲啓壬辰榮借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壬寅次武平鎮鄭亨步軍來會八月甲辰榮等至京師太子以下皆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卽日遣皇太孫瞻基迎喪於開平召陳懋薛祿帥精騎三千馳歸衛京師命榮與蹇義楊士奇議諸所宜行者丁未太子走夏原吉等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諸人俱出獄原吉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己酉大軍次鵬鵠谷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太子令文武官衰服軍民素服赴居庸關外哭迎太子及趙王高燧等衰服哭迎於郊王子迎入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納梓宮遣中官奉遺衣冠作書賜漢王高煦丁巳太子卽位大赦戊午復夏原吉吳中官以鄭師顏爲禮部侍郎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驛歸葬有司辦葬事己未鄭亨鎮大同孟珙鎮交趾李隆鎮山海朱榮鎮遼東復設三公三孤官以張輔兼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張信少師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兼大學士如故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楊溥爲翰林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

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謹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一日惜薪司傳旨徵東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 辛酉鎮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廣西叛蠻興祖成之孫也 甲子沐允官 乙丑漢王高煦赴京 戊辰官吏謫隸軍籍者放還鄉 己巳詔文臣年七十致仕 黎利雖求撫而止儀樂不出造兵器不已陳智誦進兵討之奏至會帝以踐阼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撫利利寇茶籠州方政及指揮同知伍雲討利於茶籠九月癸酉戰敗績雲陷陳力戰死 丙子召黃福還陳治代掌布政按察二司仍參軍務福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庚辰河溢開封免稅糧王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撫卹之 王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呂震以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卽吉楊士奇不可震勃然變色訊其異己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視朝廷臣惟士奇及張輔服如帝羣臣皆已從吉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又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乙酉詔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王居京師他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念焉戶部其益諸王祿米差次之初漢王高煦子瞻圻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成祖斥之曰爾父子何忍也成祖崩瞻圻在京師覩朝廷事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潛伺幸有變帝顧高煦益厚賜資萬計命歸藩封其長子為世子餘皆郡王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覩報中朝事帝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謙構至此禪子不足誅遣守鳳陽皇陵 丙戌以風憲官備外任命給事中蕭奇等三十五人為州縣官 黎利未叛時與鎮守中官山壽善至是壽還朝力言利與己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曰此賊狡詐若為所給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以死自矢保利必來帝領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喻甚至丁亥利寇清化指揮同知陳忠戰死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李隆為之 乙未散畿內民所養官馬於諸衛所 戊戌賜蹇士奇楊榮金幼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謬論以協心責務凡有闕失當言者用印密封以聞 陳瑄上疏言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守備二曰推舉宜覈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曰天下歲運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連往復踰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而軍中子弟亦令入學五曰軍伍竄亡乞覈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捕戶絕者驗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銳士屯守兼務七曰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卽修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絕疏上帝降敕獎諭令所司速行冬十月壬寅罷市民間金銀草兩京戶部行用庫庫太祖時置以收易昏爛之鈔者 癸卯詔天下都司衛所修治城池 乙

已復魏國公徐欽爵 戊申通政使請以四方兩擇章奏送給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今奏至卽以聞 己酉冊妃張氏爲皇后 王子立子瞻基爲皇太子封贍琰鄭王瞻墉趙王瞻培襄王瞻培淮王瞻墳滕王瞻培梁王瞻培衛王 乙卯詔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及知縣官於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出眾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帝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善也因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少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爲酷吏而不媿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諭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丁巳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通政六科於承天門錄囚著爲令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 時大理寺卿虞謙少卿呂升丞仰曉寺正嚴本旨平恕法司及四方所上獄皆再四參復讐言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斷獄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無故縱之文卽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入重比良鄉民失馬棄其隣訴於丞隣拷死丞坐決罰不如法徒而告者坐絞本曰丞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乎邑縣有千戶故勘民至死蘇州衛卒誣鄰舟解囚人爲盜皆駁正之或言謙言事不密帝怒降少卿楊士奇白其罔得復秩丁卯擢監生徐永潛等二十人爲給事中 十一月壬申朔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諭成者亦如之 封張景爲彭城伯皇后兄也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聞凡被災不卽請振者罪之 阿魯台來貢馬詔納之自是歲修職貢如永樂時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賢臣共圖康濟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民困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卿等無慮後謹相與至誠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遠 乙亥遣使赦諭兀良哈令改過自新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旣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始調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中都淮陽諸衛官軍詣京師操練大寧七萬七百餘遞殺共十六萬人春秋番上爲永制 丙子遣御史巡察邊衛 癸未遣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將嚴邊備 辛卯詔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徭擾之旣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許擅役違者治之 追論孟賢謀立趙王事奪保定侯孟瑛爵毀其券謫雲南擢王瑜錦衣衛指揮同知 壬辰都督方政同陳

智鎮交趾 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謂金幼孜楊榮楊士奇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前代人主或自尊大惡聞直言素所親信亦畏威誠默賢良之臣言不見聽退而杜口以至於敗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孜等頓首謝 帝嘗諭楊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貞愾朕心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楊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尤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綱不亦可乎帝卽罷勿治 十二月癸卯有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戍所餘悉放還 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癸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於長陵廟曰太宗嘉靖中改曰成祖 丙寅顧興祖破平樂潯州蠻 己巳封都督同知梁鋐爲保定伯追論北平守城功也 初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臣服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使絡繹道途東西數千里間驩然繁費上下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卽也及是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役人運貢至京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輜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驥官鞭夫隸無敢與較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使入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碉砂梧桐鐵之類皆無益國用請一切勿受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卽議行自是朝廷不復遣使諸番貢使亦漸稀矣 加楊榮工部尚書 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楊士奇黃淮上疏諫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鑑 即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麥克家參訂  
仁宗紀

起洪熙元年正月  
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祇紹洪圖仰惟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惓惓嗣位初編述負承有罪停罷不急之務選任賢良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尙備舉職業其圖維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善義蘆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就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脩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兵順伯吳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驥 乙工部尚書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廣東按察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卹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既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憚呂震哭中及侍郎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令十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闈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戶專視司事 兵部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己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王奇頓首謝 加黃淮戶部尚書金幼孜禮部尚書楊士奇兵部尚書時閣職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尙書爲尊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趾征夷副延綏鎮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鎮恣睢專軍務費蹶在甘肅亦爲所制帝聞賜璽書責蹶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蹶得書陳謝 戊申祭社稷 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藉田 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

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免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關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三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爲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述令就楫前書敕曰朕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聞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實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之勿以爲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卽振之何貸爲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擬罪或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執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輕人背及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人往往摭拾謠爲誹謗法司刻深鍛銖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山壽至交趾黎利得敕無降意陽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參將與陳晉同鎮交趾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迂遼順兵不進賊益無所忌再圍茶籠州又安知府李彭署州事悉力拒守先是胡漢陳十車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京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納之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以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創痍尙未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塞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漸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真寧國公與宋能姚廣孝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輓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之改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屢震 夏四月壬寅帝聞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就門撰書詔帝覽畢即用墨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都察院 王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等從慶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欵識慶諫止 戊午帝如天壽山謁長陵已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

貞一聖書諭之曰曩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之於家俾後世知朕君臣其濟艱難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屢震 五月李時勉上疏言事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侍講羅汝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日廬一囚言一事章三上己卯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汎獄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壬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李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四十八皇后命鄭王瞻培塞王瞻培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海壽至卽日就道時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歟南京亦頗傳凶聞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遠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從閑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卽位 辛亥諭邊將嚴守備 甲寅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退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臣請帝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何能忍雖加一日愈於己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討大藤峽蠻平之 王辰錄宿衛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清平伯 乙未諭法司慎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 都督僉事座凱鎮遼東 京師大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城垣 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山陵事畢 帝下詔求言湖廣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卽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選要倅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倅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脂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漢唐己事彰彰可鑒帝嘉之而不能用 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詣闈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合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其計官吏俸祿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戴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顧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僞

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脩治城墻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應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票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病莫甚於苟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牒牘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驛驛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灰雜役勞牛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藉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壤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講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設宣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於國學唐虞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勦以復讐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勦以報恐古英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誘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餉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塹以待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徒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文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繩牽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母以窮兵彊武爲快母以羣寃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恃功士無天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延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眾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寄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納賄賂入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